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1-12

齐鲁晚报

2021年3月22日
星期一思
想
光
华
文
字
魅
力

□ 美编：陈明丽
□ 编辑：向平



【文学课】

宇宙维度中的生与死

——严锋讲刘慈欣《三体》

《三体》这部作品大家都非常熟悉，它已经成为近十年来非常耀眼的文化现象，其影响力远远超出科幻文学的领域。

《三体》为什么能够拥有包括马云、雷军、奥巴马在内的广大读者？它的看点在哪里？到底为什么令人如此痴迷？我觉得除了科幻迷津津乐道的那些硬核科幻的元素外，《三体》里包含了大量对历史、社会、文化、人生、人性、道德的思考，而这些思考又是从技术的角度，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宇宙空间展开。这在以前的中国科幻，乃至中国文学中都是没有过的。

这就是《三体》的核心魅力。

所以我以前说过一句话，后来也被很多人引用，那就是“这个人单枪匹马，把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了世界级的水平”。很多年过去了，我现在还是这个看法，并不觉得这个看法有什么夸张。

如果我们要为刘慈欣的作品归纳一些关键词的话，最显眼的一个是“宏”。

这不仅是字面的，比如他创造了一些独有的名词：宏电子、宏原子、宏聚变、宏纪元，“宏”更代表了一种大尺度、大视野的宏大视野。刘慈欣偏爱巨大的物体、复杂的结构、全新的层次、大跨度的时间。这种思想与审美的取向，看上去与我们的时代格格不入的。

我们都知道，这是一个碎片化的时代，一个零散化的时代，一个微博和微信的时代。这个短、平、快的时代其实早就开始了。熟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都知道，整个“文革”后文学的走向，就是消解宏大叙事，“躲避崇高”“回到日常”，走进“小时代”。

刘慈欣也多次表示自己写的是一种过时的科幻。那么，他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？在对传统的回归之外，他又注入了何种新质，提供了怎样的新视野？他对潮流的反动，为何本身又变成了流行的潮流？

刘慈欣最喜欢的科幻作家是阿瑟·克拉克。刘慈欣是在高考前夜看了克拉克的《2001太空漫游》，他这样描写当时读后的心情：

突然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，脚下的大地变成了无限延伸的雪白光滑的纯几何平面，在这无限广阔的二维平面上，在壮丽的星空下，就站着我一个人，孤独地面对着这人类头脑无法把握的巨大的神秘……从此以后，星空在我的眼中是另一个样子了，那感觉像离开了池塘看到了大海。这使我深深领略了科幻小说的力量。

这段话是我们理解刘慈欣作品的一把钥匙，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幻文学的意义。

为什么大家对科幻越来越感兴趣呢？其实人一直喜欢幻想，所以有神话、宗教、文学。但是，人又不满足于幻想，渴望真实。人越来越理智成熟，从前的幻想已经无法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，所以人一直在寻找幻想的新形式，这就是科幻。从前人信神，现在人信科学，两者的共同点是都能给人提供安慰和希望，但科学的安慰和希望比从前的神更加真实可信，从这个意义上科学不但是现代的神，而且比旧神更加威力强大。在某种意义上，科幻就是科学神话的最佳载体，或者说是旧神话与新科学的合体，将会越来越成为人类的主导性神话。

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理解“宏”的意义了。

首先，这是对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的一种超越，我们好像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一个更大的世界。其次，我们对这种超越要有信心，这个超越还要讲道理，至少要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证明的，哪怕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。那么科学的意义就在此现身。现代科学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，不要说普通人难以理解其中的原理，就是不同专业的科学家之间，往往也难以理解同行的工作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科学也正在变成一种“宏”，一种外在于我们的巨大的东西，令人觉得神秘和敬畏。这种神秘和敬畏有没有意义？我觉得非常有意义。人活着，总要有点敬畏，总要对世界保持一点神秘感，否则生活就太没有意思了。

与这个“宏”相关的是维度，这是《三体》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概念，也是一个令人敬畏的概念。我们知道一维是一条线，二维是一个平面，三维是二维加上高度。这些都是容易理解的，但什么是四维呢？这就很难想象了。当然，这对于数学家来说完全没有问题，物理学家更是不断推出新的维度。根据热门的弦理论，宇宙有多达十一个维度。这完全超出了我们直观的印象，但是从科学上来说是可以的。维度越高，空间越复杂，能看到的東西就越多。

《三体》中提到过一个“射手”假说：

有一名神枪手，在一个靶子上每隔十厘米打一个洞。设想这个靶子的平面上生活着一种二维智能生物，它们中的科学家在对对自己的宇宙进行观察后，发现了一个伟大的定律：“宇宙每隔十厘米，必然会有一个洞。”它们把这个神枪手一时兴起的随意行为，看成了自己宇宙中的铁律。

在刘慈欣看来，生命是从低维向高维发展，一个技术文明等级的重要标志，是它能够控制和使用的维度。在低维阶段，生命只获得有限的活动空间、有限的视野、有限的认知和控制能力。在《三体1》中，三体人给地球叛军之外的人类进行的第一次交流，只发来五个字：“你们是

虫子。”在高维生物看来，低维生物就是虫子，这是刘慈欣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。

有些人看到这个词很不高兴，认为刘慈欣是在贬低人类。其实他是跳出人类中心主义，从一个更高的维度来重新审视人类，打破一些人的盲目和自大。另一方面，虫子有虫子的生存能力。作品中的一个人物大史说：虫子的技术与我们的差距，远大于我们与三体文明的差距。人类竭尽全力消灭它们，但虫子并没有被灭绝，它们照样傲行于天地之间，把人类看作虫子的三体人似乎忘记了一个事实：虫子从来就没有被真正战胜过。

所以，从维度的概念出发，一要认清人类低维生存的真相，二要努力向高维发展。

怎么发展呢？在这方面，刘慈欣的想法是一以贯之的，那就是人类必须冲出地球，飞向太空。在刘慈欣的一些作品中，当地球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，都会形成对立的两派，一派要坚守，一派要出走。

我们可以看到，出走派其实是代表刘慈欣本人的立场。他是一位太空主义者，坚定地认为人类的未来是宇宙星辰。留在地球，就如同人类从一开始就不走出非洲，或者拒绝大航海，那只能坐吃山空，文化封闭，技术停滞。他说：“地球是一粒生机勃勃的尘埃，而它漂浮的这个广袤的空间却一直空荡荡的，就像一座摩天大楼中只有一个地下贮藏间的柜橱里住上了人。这个巨大的启示一直悬在我们上方，这无声的召唤振聋发聩，伴随着人类的全部历史。这个启示，就像三十亿年前海洋给予那第一个可复制自己的有机分子的启示，已经把人类文明的使命宣示得清清楚楚。”

那么，是不是我们兴冲冲一头扎进宇宙的怀抱，就从此得道升天，获得拯救了呢？

事情远远不是这么简单，这里我们就来到了《三体》最核心、最吸引人、也最具争议性的层面：黑暗森林理论。假如在太空中存在着无数的文明，它们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？

刘慈欣别出心裁地设想了一门“宇宙社会学”，专门研究这个问题。宇宙社会学设定两条公理：“第一，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；第二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，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。”粗一看这“公理”很简单，很平淡，但是它经过层层逻辑推演，导出的宇宙文明之间的关系却非常黑暗，非常残酷。这两条公理可以视为达尔文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的进化理论的宇宙版本。在更加宏观的尺度上，在其展开过程中，就其淘汰的规模而言，宇宙进化论远比达尔文版更加惊心动魄。宇宙高维文明那种“毁灭你，与你何干”的漫不经心的态度，直刺建立在长期的人类中心主义之上的自恋情绪，也呼应着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”的东方世界观。

很多人难以接受如此残酷的宇宙模型。另外，这个黑暗森林版的宇宙，不是与刘慈欣一贯坚持的走向太空的诉求矛盾吗？在这方面，其实存在着一些误解。

黑暗森林理论只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实验、一种纯粹的逻辑推演。它推想的是在大尺度空间，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，相互隔绝而又技术飞速增长的文明之间可能形成的关系。那么，这样的宇宙模型是否适用于我们人类内部的关系呢？当然不能简单套用，但是，如果我们给地球文明加上相似的限定，如果我们的文明之间也形成了沟通的障碍，如果我们地球的资源也有限，如果不同的文明又对彼此技术的飞速发展耿耿于怀，那么相互的猜忌也是不可避免的，猜忌导致的技术封锁也是最有效果的打击手段。

同样的逻辑，我们也能够推导出打破这种囚徒困境的解决方案：寻找可能的沟通手段，拓展可能的生存空间。在所有的选项中，最差的博弈就是封闭隔绝。

黑暗森林理论的要义是生存，这也折射了中国从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核心诉求，刘慈欣可以说是把这种历史与现实的情结提升到宇宙的高度。刘慈欣写尽了宇宙间生命为了生存的努力，也写尽了生存的复杂性，包括个体生存与群体生存的冲突，置之死地而后生，生中有死，死中有生。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程心这个人物，为了拯救生命却带来更多的死亡，为千夫所指。但是，我们最好不要忘了《三体3》结尾关一帆对程心的一段话：

我当然知道你不怕，我只是想跟你说说话。我知道你作为执剑人的经历，只是想说，你没有错。人类世界选择了你，就是选择了用爱来对待生命和一切，尽管要付出巨大的代价。你实现了那个世界的愿望，实现了那里的价值观，你实现了他们的选择，你真的没有错。

是的，程心没有错。如果我们把黑暗森林的逻辑贯彻到底，那宇宙总有一天会毁灭。但只要有一个生命心怀爱与悲悯，那么这个黑暗森林就还有一线光亮，这个宇宙也就还有再生的希望。

（严锋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、科学杂志《新发现》主编。业余为随笔专栏作家，音乐评论家，资深电脑游戏玩家，电子阅读器发烧友，IT产品评论家。）

